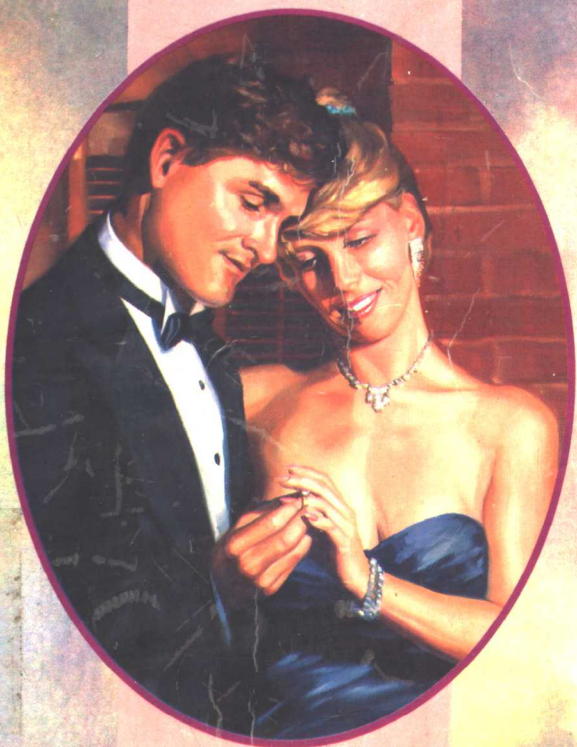


情迷浪漫小说

KISMET® *Romances*

鸳梦重温

Cheated Hearts



[美] 凯伦·罗顿·白瑞特 / 著 何金桃 / 译

by KAREN LAWTON BARRETT

(桂)新登字03号

本书根据美国迈托出版公司
(Meteor Publishing Corporation)
1990年版译出

梦 重 温

[美] 凯伦·罗顿·白瑞特 著
何金桃 译

*

漓江出版社出版
(广西桂林市南环路159—1号)
邮政编码: 541002
广西新华书店发行
桂林市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 787×960 1/32 印张 7.75 插页 2 字数 107,000

1994年11月第1版 1995年6月第2次印刷

印 数: 15,001—25,000册

ISBN 7—5407—1630—4/I·1062

定价: 7.30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工厂调换

第 二 章

蒂希·丹尼森沿着树影婆娑的街道溜达，一只手上还拿着一个点心盒。她想，“我真不该浪费时间。”她的约会定在 11 点钟，现在差不多到点了。但如今已是春天，此时是旧金山最好的季节了。

她抬头看了看闪烁在树上新叶中的太阳。蔚蓝的天空丝毫也看不出早上笼罩着整个城市的大雾的痕迹了。天竺葵从窗槛花箱里倒挂下来，空气也特别新鲜。大自然母亲可没说要在这样的早上匆匆忙忙地约会呀，她为那些呆在窗子都开不了的摩天大楼里的人们感到阵阵惋惜。

一阵微风吹乱了她的满头金发，蒂希笑

了。的确，这种天一定要进行户外活动的。和哈里森·查宁约会以后，她打算带着风筝和素描本到吉拉德里广场那边的公园去看看。

“早上好，蒂希，今天天气真好，是吗？”

蒂希看着站在新鲜的郁金香和水仙花后面招徕生意的老妇人。“早上好，哈兹尔顿夫人。今天美极了。”

“请等一会儿，我给你取邮件。”老妇人说完便进了商店。

“好的，谢谢。”蒂希禁不住笑了。她在哈兹尔顿夫人的花店上面住了三年，老妇人成了她的保护人。谁也别想逾越哈兹尔顿夫人这道关卡，就连邮差也不例外。

“给你。”她递给蒂希一个信袋。“今天不少呢。”

“我敢说大多都是废话和帐单。”蒂希说道，“我们呆会儿见，夫人。”

“你肯定给你神秘的客人买了好吃的。你自己是不会动这些东西的。”

蒂希回过头来笑了笑。“是卷饼。你知道，我好长时间都不沾甜食了。”

哈兹尔顿夫人笑了起来。“那是当然，我发

“要是我煎饼，一英里以外你都闻得到香味。”

蒂希看了一眼不常戴的表。“他该到了。我也该上楼了。再见，哈兹尔顿夫人。”

“再见，亲爱的。”

蒂希从商店旁边的铁门进去，随手又把门关上。她朝自己的公寓走去，一边端详着手里的信封。“废话……废话……帐单……废话。”她到了顶楼，然后打开了门。

她把点心盒放在一边的小桌子上，然后继续看她收到的邮件。“信用卡帐单……又是废话……”她拿出最后一个信封，“律师事务所……”她把信封撕开，读了起来。

“亲爱的蒂弗妮：我很高兴地通知您，您的支票已经还清了令尊所有的债务，除了一笔数目为……”她看到那个数字的时候，鼻子不由抽动了一下。“您知道，弗兰克·马丁奈利是令尊的一个好友。他让我告诉您，他很欣赏您偿还了乔奈生的债务，而且会很乐意替他付这笔款子的。”蒂希笑了。她很喜欢马丁奈利先生，总忘不了他常抽的大雪茄。他总是能让她咯咯笑个不停，因为他从来没让她失望过。

蒂希叹了口气。她只能回想起和父亲在一

起的最后几年美好时光了。她太忙，不怎么去记那些使她离开纽约的事情。然而，她不久就可以还清父亲的债务了；尔后她就可以专注自己的欠债了。她是欠卢卡思·斯帝尔的。不管怎样，总有一天她会为八年前给他带来的所有痛苦做出补偿的。

她坐到一张又软又厚的休闲椅上。她现在不能考虑那些。她又重新回到信上：“我们都认为您有权利享受生活。八年的时间已足以偿还那些您并没有做的苦行了。”

她从那些充满赞誉的词句中回过神来。也许并不是她使得父亲落到破产的地步，但如果她不是固执己见、一意孤行，或许她是可以防止这种事情发生的。如果她父亲给她哪怕是一点点的暗示或压力，她可能会把那个有利可图的化妆品合同接受下来。那时候她和赛特尔的合同期已满。为了父亲，她会接受的。但她没有，因为那样会影响她的社交生活，尤其是占用她和卢卡思在一起的时间。

不止一次，她希望和父亲能够更好地交流沟通。如果她把卢卡思的事告诉他，他就会知道威明顿商务咨询所了，也不至于把那么多的

钱投进让人捉摸不定的股市了。作为威明顿的一名董事，卢卡思的地位是能够发挥作用的。他们的职能就是给生意人提供参考和咨询。后来，在她父亲不幸去世以后，她去找过卢卡思，但她拒绝了恋人的帮助。况且，向过去的男朋友求援对杰弗里也不公平。她太爱卢卡思，不忍心再给他增添大的麻烦。

一想起卢卡思是能够帮助她料理父亲的债务的时候，她便觉得很不自在。卢卡思是能办得到的。尤其是她想起他的童年经历的时候，卢卡思在一家境况不怎么好的孤儿院长大，但他仍然勤奋地获得了受教育的机会，而且在事业上渐有建树。

不，是她自己把生活弄得一团糟的。是她使得她父亲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境地。更为严重的是，她破坏了和卢卡思的关系，因为她毫无道理地指望卢卡思能协助她把事情办好，虽然她了解他，但她不能看到自己被拒绝。从报纸上得到他离开纽约到日本去履行新职的消息以后，她觉得再也无权指望他的帮助了。她只得自己包揽父亲的债务。

她把头枕在椅子靠背上，叹了一口气，死

死地强迫自己去回忆以往那些事情。她遇事则自作主张的动机也并非完全是自私的呀。她也曾想过，在她承担债务、杰弗里又去世了以后，她会找机会向卢卡思解释为什么会跟他分手。她甚至希望过她的这种做法能被卢卡思所接受。

被以前自私的想法困扰着的蒂希跳了起来，她必须不再想他了。她还没有完成对父亲的责任，卢卡思一定不能占据她的头脑。她擦掉脸上的泪水，然后走进洗手间端详起自己的面容来。

站在镜子前，她很庆幸泪水对面妆的损坏不大。当然，这些日子里她没有像自己做模特时那样浓妆艳抹——做模特的蒂弗妮·克雷是非常妩媚的。

她仔细看着自己的脸，还是喜欢素妆的蒂弗妮。她深蓝色的大眼睛周围并没有扑眼影，否则的话，她那苍白的脸上的眼睛会显得更大一些。实际上，她的脸也不再苍白，所以她现在有了更多的接触阳光的户外时间，而不是整夜地耗在迪斯科舞厅里。她往眼睫毛上刷了一点点油。这些天来，除了唇膏以外，她只用这

么一点化妆品。

她又后退一步，对着镜子查看自己的衣服。她把宽大的白衬衣塞在陈旧又褪色、显得稍为紧了一点的牛仔裤里，自从她不做模特以后，她的体重增加了几磅。不过这并没有给她带来什么麻烦。她喜欢吃，很高兴不用为了保持苗条而减食了。每天九百卡路里的热量对她这样高的人来说是远远不够的。

她拿起梳子梳着披肩的长发。如果十年前有人告诉她说，她一定会很高兴引导时装潮流，花一百块钱做一次头型，她肯定觉得很可笑。蒂弗妮·克雷生就一副公主的模样。然而她很幸运，同时又是很痛苦地发现，生活并不仅仅是新潮服装以及去夜总会消磨时光这些内容。她唯一的遗憾是，她在她所热爱的两个人去世了以后才意识到这一点。

蒂希转身离开了洗手间，到集中精力的时候了。哈里森·查宁几个星期前就想见她。他拒绝向她的代理人透露原因，而她则坚持除非他这样做了，否则她将不予理睬。

后来，她发现哈里森·查宁先生是一家新建的儿童医院的董事长。她怀疑他是想为医院

向她要一些画。孩子们使她心软了，所以她同意会见他。

她拿起粉红色的点心盒走进小厨房里。打开后把卷饼放在一个白色盘子里，然后灌上一壶咖啡。她看了看表。正好 11，她该去取画了。

“你肯定就是这里吗？”卢卡思·斯帝尔在计程车停在哈兹尔顿花店前的时候向司机问道。

“第十七林肯街，先生。”

卢卡思耸了耸肩，钻出车门，付过钱之后，他往四处看看，商店前摆满了装着鲜花、象征春天已经来临的器具。

既然给的地址是花店，他决定问问他们是否知道令人难以捉摸的蒂希·丹尼森住在哪里。门铃响过以后，他走了进去。

“你想买点什么，年轻人？”一位满头银发的胖妇人从柜台后面伸出头来，她正在摆弄一束蝴蝶花。“给你太太买束什么样的花？”

卢卡思笑了。“这回不买，太太，我在找人，找一个叫蒂希·丹尼森的艺术。”

“哦，11点的约会等的就是你喽。从旁边的铁门进去，然后上楼就是。”

卢卡思谢过她之后就照着她指点的方向走去。他一边上楼，一边又想起自己是如何被哈里森说服的，虽然他承认他欠着他的情。

从远东回来以后，他决定离开纽约，自己办个咨询所。老板对卢卡思的决定不怎么高兴，一直劝他改变主意，但在明白自己的努力是徒劳的以后，亨利·威明顿决定帮助他。卢卡思需要一名投资者，所以威明顿把他介绍给了哈里森·查宁，后者是旧金山最富有、最杰出的生意人之一。卢卡思和哈里森两人一见如故，七年来，两人仍然彼此尊重，互相欣赏。

这样，他们就成了斯帝尔商务咨询所的合伙人。哈里森是理想的伙伴，对绝大部分事情从不过问，而一旦需要往往是一言九鼎。卢卡思一直想找个机会报答他的这位朋友。

然而，他对游说幽居的艺术家们拿出他们的作品来却没有一点把握，不管数目大小。他正想着心事，猛地发现到了顶楼的一扇明亮的白色油漆大门前，于是他轻轻地敲了敲门。

一个年轻女人打开了门。卢卡思往后退了

一点。他清了清嗓子，“对不起，您可能以为这是性别歧视，不知怎么搞的，我原来以为蒂希·丹尼森是个男的。”

他很惊奇，看到她脸上流下来粉迹。想着到底是怎么回事，他更近地看着她。她是个可爱的金发女郎，一张脸刚擦干净，面颊也红扑扑的。当他的目光接触到她那由于受到震惊而瞪大的两眼时，他自己也顿时目瞪口呆了。他只认识一个人有着像夏日里的晴空一样深蓝的眼睛，即使没有以往的眼影，他仍然认了出来。

“哦，天哪。蒂弗妮！”他勉强说出这句话来。他的眼睛，八年来无时无刻不在流连她的美貌，此时只是贪婪地盯着她那既熟悉又陌生的脸庞。他的脑子里闪过各种念头。她在这里干什么？他望着她的嘴，几乎都要退出去了。这么近距离地看着她的双唇还是在长时间吻她的那一次。他曾经想过的要忘却她的企图就像一把重锤强烈地撞击着他。他简直有点发狂了。她怎么还能对他有这么大的吸引力？

看到站在门踏上的那个魁梧、高大的男人时，蒂希的心禁不住往下一沉。最让她感到震

动的是他那双眼睛，深褐色，就像小溪中被流水不断冲刷的闪烁的水晶一样，他的眼睫毛又长又黑，上端微微上翘，正好和他满头秀丽的鬓发相匹配。过去的七年半里，她每天都要梦到这个人，却从来没指望过他会在自己的门口出现。

她闭了一会儿眼睛，也许自己做梦。但她睁开两眼一看，他仍然在那儿。好像他也长胖了一点，但她可以看出来，那都是肌肉。男孩子已经长成大人了。虽然他一副凶相地盯着她，她还是笑了一笑。他或许应该穿上昂贵的三件套装，不过看上去他依然很英俊，就像记忆中冲动的吉卜赛人一样。

“卢卡思！”她的心剧烈地跳动起来，她见到了这个世上她最钟爱的人。他来这儿干什么？她可以肯定他并不知道自已结婚以后的姓氏。他是怎样找到她的？为什么？她以为他怨恨她，她内心又充满了希望。或许他们应该有第二次机会。

当他的脸因为愤怒而变得扭曲时，这种希望破灭了。他一把将她推开，眼睛里闪着怒火。

“你在这里干什么，蒂弗妮？”

她望着他，比以往更糊涂了。“我住在这里。”

他的笑与其说是笑还不如说是冷笑。“跟个艺术家住在一起比跟无聊的丈夫在一起要更有刺激吧？虽然说他的社会地位至高无上？”

在他的嘲弄声中她后退了。她用颤抖的手关上门，然后进到屋子里。她觉得自己快支撑不住了，一直想坐下来，但她一看卢卡思那副不屑的表情就知道，自己坐下来不会有什么好处。“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。我——”

“离婚了。那好，蒂弗妮，你不必解释。我老早就断定过，我完全明白。”

他的蛮横无理激怒了她，同时也让她觉得有种负罪感。八年前她所认识的卢卡思绝不会这样说话。他勤勤恳恳，雄心勃勃，然而，他对纽约城里她住的那一带那种讽刺挖苦之风一点也不习惯。她叹了一口气。“你到这里干什么，卢卡思？”

“这与你无关，我和蒂希·丹尼森有个约会。”

“据我所知，蒂希·丹尼森只有一个约

会，是和哈里森·查宁的。”蒂希往旁边看了看，为自己给他的回敬自鸣得意起来。老习惯总是改不了，她想道。

“他出城去了，又不想失掉这次约会，所以他让我来。”他自以为是地说出原由。

看着他在屋子里像个囚笼中的老虎一样走来走去，她禁不住认为卢卡思从来都是最棒的。她所见过的人中没有比他更聪明、英俊而又可爱的了。

“蒂弗妮，为什么不做个好孩子呢，告诉你的男朋友，就说我在这儿。”他说话的语气就太不可爱了。

突然，蒂希自己也变得愤怒起来，对他，也是对自己。她冷冷地甩过去一句傲慢的话，“没那个必要，卢卡思。查宁先生想要怎样等他来了再说。蒂希·丹尼森对与你谈话没有兴趣。”

“为什么，你……”卢卡思大步走过来，拳头紧握着。

她得意地看着他停下来。她并不觉得惊奇。她从来没见过卢卡思·斯帝尔失去控制。只有那么一次。从那以后，他都会适时地控制

自己。

“别再装成上流社会的公主了，蒂弗妮。从这里的样子来看，你好像并不是无敌的。”

她轻蔑地笑了笑。“也许吧，但我是幸存者。”这倒是无疑的，她想道。七年半以前，蒂弗妮·克雷是个被宠坏了的小家伙，三口气就可以把她吹倒。然而没有。她积聚了她所需要的力量来改变她的生活。

她看到卢卡思的脸上有种不曾见过的悲伤的表情，但在一眨眼的工夫后就消失了。

“什么幸存者？离婚的时候丈夫对你怎么啦？把你当婊子看了？”

她被他突然的发作震惊得气都喘不过来。他的冲动使他们之间那种心有灵犀一点通的相互理解荡然无存。她明白他已经不再爱自己，但他的问题里充满了憎恨，而这深深地刺痛了她的心。

“我没离婚。”她的眼里溢出的泪水模糊了她的视线，以至于看不清他的反应如何。她转过身去。“你应该走了，卢卡思。”她只能克制着发颤的声音。

“我要见到蒂希·丹尼森才走。他是你丈

夫？你没告诉过我他叫卢卡思

蒂希无话可说，她努力使自己平静下来。她用发颤的手捋了捋头发，并没有注意到这样一来反而把头发弄乱了。她怎么能把事情搞得这么糟糕？她应该一开始就告诉他，自己就是蒂希。

一只手扶在她的肩上，她转过头来一看，发现卢卡思近在咫尺。她真希望他拥抱自己。她把手插在牛仔褲的口袋里。她知道如果不这样的话，她会不能自持地倒向卢卡思，而且叫他爱自己。

“怎么了，蒂弗妮？为什么不回答我？”他的声音又冷又硬，使她觉得两个脚跟发软，都快站不住了。

他把她拉到胸前，她奇怪地看着他。“你想要的就是这个，不是吗？”

蒂希很难否认，好像他看懂了她的心思，但她明白她必须说：“不，卢卡思。”

“是的，蒂弗妮，”他大声地说道，同时吻住了她的双唇。

他动作很粗野，不像几年前那样温柔细腻。她使劲地往后推他，而他却用舌尖去舔她